

FaGuoLangMan  
ZhuYiShiQiDeYinYueYuWenXue

〔法〕雷翁·吉沙尔 著  
温永红 译

# 法国浪漫主义时期的 音乐与文学



乐与文化

FaGuoLangMan  
ZhuYiShiQiDeYinYueYuWenXue



[法] 雷翁·吉沙尔 / 著

温永红 / 译

法国浪漫主义时期的  
音乐与文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法国浪漫主义时代的音乐与文学/(法)吉沙尔著;  
温永红译.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  
ISBN 7-5306-3891-2

I. 法… II. ①吉…②温… III. 音乐—关系—文  
学—研究—法国—近代 IV. I565.09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35114 号

Ouvrage publié avec le concours du Ministère français  
des Affaires Etrangères qui mérite d'être vivement remercié

par Editeur et traductrice du présent ouvrage

本书出版承蒙法国外交部赞助,

特此致谢!

LA MUSIQUE ET LES LETTRES AU

TEMPS DU ROMANTISME

LÉON GUICHARD

©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95.

天津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2-2005-15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

邮编: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mailto: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3332651 邮购部电话:(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永清县金鑫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4 插页 2 字数 314 千字

2005年7月第1版 2005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册 定价:24.00元

## 序

“我得承认，有意义的主题并不一定会产生一本有用的书，它只能说明我写过这样一本书。”

让-雅克·卢梭

《音乐词典》序言

音乐学家同时也是优秀的作家，文学史家熟悉且喜爱音乐都是极其寻常的。可我感到：文学史家并不总是善于向读者展示他们在某一领域所具有的文化优势，在这一领域内，他们虽算不上是专家，但也决不完全是外行。

文学史和音乐史仅仅是一部总的精神和文化史的两个方面。精神文化范畴中的各个部分之间都有着密切的联系，音乐和文学间也始终存在着一种我们不可忽视的关系。罗曼·罗兰曾指出：吕利歌剧中的“宣叙调”同女演员莎美蕾演出拉辛悲剧时的朗诵风格有关。如果我们没有听过吕利为《贵人迷》，马克-安东尼奥·夏庞蒂埃为《无病呻吟》所作的音乐，我们对莫里哀的喜剧只会有一个不全面的了解。同样，如果我们不了解

让-菲利普·拉摩的音乐和“喜歌剧论战”，就读不懂《拉摩的侄儿》。从用乐器伴奏吟诵的英雄史诗，到克洛岱尔编剧，米洛谱曲的《克里斯朵夫·哥伦布》，以及弗朗西斯·布朗克为阿波里奈和路易·德·魏尔摩兰诗谱写的歌曲都表明：文学史和音乐史是互相渗透、互为补充的。文学史和音乐史互为参照是必然的。音乐史学家往往大量参考文学史料。雅克·谢利杰出的《中世纪音乐史》(Histoire musicale du moyen âge)同时也是一部文学史，学文学的人和音乐学院的学生读它都同样的有益。而路易·马努埃尔的《路易十三时期的音乐》发表在《南方丛书》最后一批出版的《文学艺术中的前古典主义》一书中。文学家应该以此为榜样，在作品中给予音乐更多的位置。

我们看到，近三四十年来，比较文学研究得到了富有成果的发展。我们是否也可以构想进行文学与音乐的比较研究，并为此创办一种刊物。当然，现在已有几部优秀的专著，一些论文和许多文章在这方面做过一些工作，但我们总感到缺乏一个有效的组织来收集和介绍前人的工作，领导新的研究并发表研究成果。我们希望这个组织的刊物能发表一系列的文章和论著，来对我们的音乐与文学，以及它们不同层面间的联系进行比较研究。我们可以勾画出这个研究系列的粗略轮廓。

无论是中世纪的抒情诗、史诗，还是戏剧诗，我们都只能通过歌声再现它们的灵魂，并准确体味它们的特点。

文艺复兴时期，法国、弗拉芒以及其他国家不少优秀的复调音乐作曲家为我们诗人的许多诗作谱过曲，从马罗的《酥胸》(由雅内堪谱曲)，到德斯坡特的《田园诗》(由斯威林克谱曲)。而巴依夫和莫迪的《古风格律小调》(chansonnettes mesurées à l'antique)则是诗人和作曲家之间亲密合作的美妙例证之一。

我们应该比莎玛的《七星诗社史》<sup>①</sup>一书更努力地显扬我们人文主义作家们的努力所开出的美之花。

高乃依《安朵梅特》中的吟唱部分是由圣·阿芒和答苏斯作曲，琉特琴和双颈诗琴进行伴奏的。使拉布吕耶和圣·埃威廉头疼的歌剧同样引不起拉封丹的兴趣，但他却喜欢听年轻的古钢琴演奏家

用他们稀世的才华与华丽的手法

弹奏尚博尼埃、阿尔德尔和库普兰的曲子。

深得公众喜爱的佛罗伦萨人吕利在处理音乐与文学的关系上则是出尽了风头。这个戏剧界的霸主和国王的宠臣，给悲剧谱上音乐<sup>②</sup>，给喜剧加进了芭蕾舞的场面<sup>③</sup>。J-B 莫罗为《爱丝苔尔》和《阿达莉》谱写了音乐。

到了十八世纪，我们必须提到狄德罗的《第二讽刺诗集》和卢梭的作品，以及在意大利和法国音乐推崇者之间展开的著名论战<sup>④</sup>。因此，在我们的刊物中，应有一辑专门讨论“音乐与哲学家”的问题。

在下一章中，我们将看到：在浪漫曲、意大利歌剧、喜歌剧以及名演奏家分享公众的恩宠时，备受文学家们推崇和支持的优秀作家和天才音乐家柏辽兹，是如何充分展示浪漫主义艺术家精神风采的。柏辽兹欣赏雨果、霍夫曼、夏多布里昂和维吉尔<sup>⑤</sup>的作品，善于从歌德和莎士比亚的作品中汲取灵感。他还写有回忆录和游记，出版了三本评论文集。他也应在文学史中占有一席之地。

接下来我们就该看象征派诗人是如何千方百计地“向音乐索回他们的财富”，和这个世纪末的“理查德·瓦格纳神”对文

学的影响。

对近代德彪西(及其《佩利亚斯》)、福列、拉威尔、布朗克、索盖、奥涅格音乐的研究,更激励我们考虑如何用音乐去表现诸如阿波里奈、魏尔仑、波德莱尔、埃吕雅、勒纳尔、拉佛格<sup>①</sup>等人的作品。

在此,我仅仅指出了一些最引人注目的方面。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还会看到文学与音乐间比较点的增加和研究范围的拓展。

在研究某个时期音乐与文学的特殊关系时,我们应该首先确立这一时期的音乐氛围;指出文学对音乐的启示和音乐对文学的帮助,以及它们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利用和相互影响;看清楚诗人与音乐家间的合作如何使他们另辟蹊径,改变他们的创作方向,影响作品的形式和精神内涵。

本书正是依照这种顺序,对大革命时期直至1850年的音乐和文学进行研究的。要较好地完成这项研究任务,我本该深入了解1789年至1850年间的文学与音乐,以及人们对此所做的一般性和专题性的研究,认真查阅这一时期的回忆录、通信集、杂志和报纸。

但,我实在无法全部阅读它们。我读过不少的东西,也引用过不少我阅读过的东西,目的只是为了向学生们的揭示材料的丰富性和指点几条研究的方法。我希望继音乐学家之后,我的其他大学同仁们也能加入到这项研究工作中来。

#### 【注释】

①七星诗社(Pléiade):是十六世纪的六位法国人文主义作家和他们的老师希腊语文学者多拉等七人组成的诗社。他们致力于法兰西民族语言的统一,努力建立一个可以和希腊、罗马媲美的法国诗坛。巴依夫即是

其中的一位诗人。——译者

②同奎诺合作。

③同莫里哀合作。

④此论战始于十八世纪,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

⑤柏辽兹同样也欣赏巴朗什的天才。后者的《厄里戈涅》(《奥菲欧》第五卷)曾启发柏辽兹写过一部献给玛丽·达古的未完成的作品。

⑥此六人均均为法国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著名诗人。——译者





序..... 1

## 第一部分

### 浪漫主义时期的音乐与生活

- 第一章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诗歌和音乐..... 3  
受操控的文学与音乐——充满激情的题材——诗人们——  
音乐——赞歌的音乐
- 第二章 浪漫曲 ..... 41  
浪漫曲——马尔士琳·德斯波特-瓦尔姆——蒙布——舒  
伯特的艺术歌曲——通俗浪漫曲
- 第三章 乐器与名演奏家·人声·美声唱法 ..... 67  
竖琴——吉它——钢琴——钟与管风琴——器乐演奏家独  
奏家与名演奏家——弗朗兹·李斯特——人声的魅力——  
美声唱法 马利布兰夫人

第四章	社交生活中的音乐 .....	98
	巴黎的意大利剧院与歌剧院——巴尔扎克的夜晚——音乐会 巴尔扎克与贝多芬——维尼——室内乐——众赞歌音乐 ——施特劳斯与穆萨 舞曲的黄金时代——巴尔贝·多 尔维里	

## 第二部分

### 浪漫主义时期的音乐与文学

第一章	哲人与有敏锐感觉的人 .....	129
	有敏锐感觉的人、美学家和哲人格莱特里——法布尔·德· 奥立维——有敏锐感觉的人	
第二章	音乐理论家 .....	175
	肖隆——卡斯蒂尔-布拉泽——费蒂斯	
第三章	音乐杂志 .....	183
	《音乐杂志》——《音乐报》——两位著名的撰稿人：乔治· 桑和巴尔扎克	
第四章	歌剧剧作者 .....	214
	题材——斯克里布——卡斯蒂尔-布拉泽——爱米尔·德 尚——柏辽兹音乐的文学依托——来自外国的影响——来 自德国的影响——柏辽兹与维吉尔：《特洛伊人》——浪 漫主义或古典主义	

## 第三部分

### 浪漫派文学家生活与作品中的音乐

第一章	爱好音乐的司汤达 .....	279
-----	----------------	-----

司汤达及其有关音乐的写作——未能实现的志向——音乐爱好者的愿望——音乐爱好者的乐趣：剧院和戏剧——和声与旋律——人声与歌唱艺术，音乐爱好者的乐趣——表现与演戏 歌剧的戏剧价值——音乐与情感——音乐与消遣——音乐，感觉敏锐之人的快乐——司汤达的鉴赏力和音乐，浪漫主义和 ROMANTISME——司汤达小说中有关音乐的描写

第二章 幻想者：巴尔扎克 ..... 317

音乐人：邦斯与施穆克——宗教音乐：《末日经》——浪漫曲与钢琴音乐——交响乐·贝多芬——歌剧音乐——《马西米拉·多尼》与《康巴拉》，有关失败的问题

第三章 诗人：热拉尔·德·奈瓦尔 ..... 350

诗人灵魂中的音乐氛围——音乐爱好者和旅行者热拉尔——与音乐人的关系 两次恋爱和一次友人——脚本作者热拉尔——专栏作者和评论家热拉尔——热拉尔作品中的民歌

第四章 懂音乐的乔治·桑 ..... 375

乔治·桑生活中的音乐——乔治·桑作品中的音乐——民间音乐

总结 ..... 405

参考书目 ..... 408

## 第一部分

浪漫主义时期的音乐与生活



## 第一章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诗歌和音乐

“前进吧，祖国的儿女们。”

人们似乎倾向于把音乐史与文学史中的大革命时代看成是万马齐喑、死气沉沉的年代。生命在此进入了休眠期，大革命过去后才开始复苏。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的确，革命（曾用铡刀）强迫所有不愿意为其服务的人沉寂，但也因此使得一些音乐家和诗人听命于它，而另一些人则在暗中反对它。革命和反革命用歌声进行较量。歌声回荡在戏院和军营里；贯穿了官方的仪式和会议；响彻在十字街头和大街上。种树时，人们唱歌；移送伟人的骨骼时人们也唱歌。在这个热情高涨的时代，所有光荣、悲怆和悲惨的事件和情感，无一不是通过歌声来传诵和表达的。我们可以通过诗歌和音乐了解从联盟节到雾月十八的革命历史<sup>①</sup>。在所有这些歌曲中，《马赛曲》、《出征歌》、《卡尔马纽拉》和《一切都会好》还清楚地留在我们的记忆里。这几首歌的确为数不多，但又有多少法国人对除吕利《贵人迷》中的小步舞曲和拉摩《达尔达努斯》中的里戈东舞曲以外的作品有更多的了解呢？

## 受操控的文学与音乐

我们习惯从现实中寻找灵感和成功的机会。1790年，皇家音乐学院委员会(le Comité de l'Académie royale de musique)之所以打算于7月14日，即法兰西所有军人以公民的身份向祖国宣誓效忠的这一天，演出《达拉尔的加冕》<sup>②</sup>来庆祝全民的节日，其原因正如这部戏的作者博马舍在给他的朋友作曲家萨利耶的信中所写的那样：“尽管《达拉尔》写于大革命前，可人们却认为它是同大革命联系最紧密的歌剧。”

很快，人们就不再局限于利用现成的、有现实意义的作品。政治家，尤其是立宪派，山岳派和督政府的成员们，纷纷通过诗歌来左右公众的思想。革命需要诗人，哪怕是蹩脚的诗人，正如革命急需化学家一样。革命者召集众多的群众集会，举办各式的节庆和盛典，既有共和国性质的，也有全民性质的，既有世俗的，也有宗教性质的。这些都不单是为了给新制度造势，而且是为了在人民中传播和灌输我们称之为“口号”的东西：

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共和国——不自由毋宁死。

宁死不当奴隶；

这是法国人的座右铭。<sup>③</sup>

共和国万岁，

消灭一切王权！<sup>④</sup>

谁不爱人类

谁就不爱共和国！<sup>⑤</sup>

可以这么说，这一时期的诗人、音乐家或受差遣，或被动员

起来为共和制、祖国和政权服务。在这点上格莱特里向我们证实道：“在意大利剧院上演的《巴拉》，在歌剧院上演的《共和国的美德少女》以及《暴君邓尼斯》都是我听命于恐怖政权的产物。”他还向我们讲述了一出记不清名字的恐怖剧（指的是1794年在喜歌剧院上演的《国王会议》。全剧以头戴红色自由帽的国王，跳着公民马约作词的《卡尔马纽拉》舞而结束）如何在两日内被巴黎所有的音乐家争相谱上曲子：“恐怖的公安委员会为此向法兰西喜剧院的演员们发出了命令；人们给所有用于谱曲的歌词编上号放在了红色自由帽里，作曲家的名字放在另一个帽子里，由投票决定哪段歌词是必须由大家进行谱曲的<sup>⑥</sup>”。当时产生了许多同一模子刻出来的官方抒情作品，文学和音乐成为可以预约订购的东西，作家的灵感也要受到领导、控制和批评。共和历二年的花月27日，“公安委员会号召诗人们为庆祝法国大革命中的重大事件创作一批赞歌（hymnes）和爱国诗……用以表彰自由斗士们的英雄事迹，歌颂共和主义者勇敢、忠诚的品质和法国军队取得的胜利<sup>⑦</sup>”。这个月的28日还在音乐家中举办了作曲竞赛，旨在创作公民和战士们的歌曲，“以及一切能在共和主义者心中唤起对大革命最亲切回忆和深厚感情的作品。<sup>⑧</sup>”

很快就有人起来响应号召，并涌现出了大批的作品。这些作品被提交给国民公会，又由国民公会发还给公安委员会来决定<sup>⑨</sup>。正规的竞赛经常举行，作家们不得不加快写作的步伐。共和历六年葡月2日，督政府得知奥什将军的死讯后，立即决定在当月的十日举行葬礼。凯鲁比尼根据谢尼耶的词谱写了《葬礼赞》。巴乌尔-罗尔面也为此创作了《挽歌》，并发表在了当月30日的《哲学旬刊》中。“由于作品很晚才交到国民教育委



员会”，所以没能被谱上曲子。<sup>⑩</sup>

当局有时会邀请某个诗人，如请勒古维为《共和主义者歌集》写一首《死亡赞》，不过由于别的原因，这首歌始终也没能被发表出来。<sup>⑪</sup>

有时官方还规定作品的政治思想和道德意义。由比埃尔·贡斯当发表的三封杜西斯的信件<sup>⑫</sup>表明：杜西斯不仅应政府的邀请，为大小公社庆祝“婚姻节”所唱的两首赞歌作过词<sup>⑬</sup>，而且其中的第二首，还是他在“督政公民”拉雷维耶尔·勒布<sup>⑭</sup>乡下的家中写成的。

“督政公民”建议他突出公民的权利而不是军人的身份，“经常向人民强调这种权利是十分有益的，这样不仅使他们感到了自己的尊严，还能提醒他们：只有人民才是自己的主人，军人不过是实施大众意志的代表。”杜西斯采纳了他的意见。

一群男孩子刚唱完：

高举我们的旗帜，前进！

一位老者向他们指出：

是的，你们是为胜利而出生的法国人，

你们的双手必将摘取胜利的桂枝，

但你们还有另一种光荣：

我们是战士，更是法国公民。<sup>⑮</sup>

“督政公民”希望在诗歌里加入为祖国祈祷、向祖国宣誓的内容，也被杜西斯采纳，并被安排到其诗作的结束部分。

只可惜，这些明智的预防措施竟没能阻止“雾月18日”<sup>⑯</sup>的出现。